

我跟猪八戒抢食让他感到人生的麻烦 ③

轻松阅读

麻药型精神病妈妈

剖腹产手术结束,我被推回病房,躺在自己的床上。心里似明似暗,好像清醒,又好像糊涂。天花板上的日光灯,大白天也亮着,晃得眼睛很难受。肚子上的伤口渐渐开始痛起来,倒比我想象得要轻些,不过也很难受,皮肤火辣辣,加上钝痛和隐痛,使早就疲倦不堪的我仍然无法睡着。过了一阵,夹在手指上的心跳监护仪好像长了牙齿,我的食指就像被门夹住一样,非常痛。测量血压绑带紧紧缚在手臂上,忽松忽紧,有几次我几乎就要睡着了,可是血压计一加压,我立刻又清醒过来。

这下我明白在电影里看到的逼供方式了:不让犯人睡觉,犯人很快就会崩溃。比不让吃饭还难受。我也即将崩溃。

我示意先生过来,让他把我的眼镜给我戴上。我天真地以为戴上眼镜以后,我就能变得清醒了。结果并没有,我最多能看清楚日光灯的形状,脑子依然昏沉沉。

然后,我听见响亮的哭声,像小猫叫一样,忽然惊了一下:我这两天竟然都没有去想宝宝——我才生下来的宝宝。我妈把宝宝抱到我眼前,说:看看他,真乖啊!

我睁眼看了看,这婴儿红通通的,好像虾子的颜色,还是熟虾子,面目浮肿,很难看,于是心里厌烦,不喜欢。遂把眼睛闭上。他在我肚子里十个月,我期待了十个月,想象了无数次,等他生下来,我要抱他在怀里,亲他的小手小脸……可是现在,我只觉得厌烦。巴不得他不要在我眼前哭。眼泪自眼角滑出来,先生用纸巾给我拭去,问我:伤口很疼吧?

我不答。他哪里晓得我的难受——昏,无法表达,极度疲倦,又睡

不着。这时候,爸爸也来了,笑着问我:怎样?我咬牙切齿地回答:想死!我爸愣了愣,说:过几天就不疼了。

他们都以为我烦躁流泪是因为伤口疼,其实不是。我不怕疼,可是我也不晓得我在难过什么。宝宝一直哭,我妈让我抱抱他,说他闻到我身上的气味就晓得是妈妈,就不会哭了。我坚决不肯,还说:如果你抱他过来,我就打他两巴掌。

大家偷笑,也不责怪我。姑妈笑着问我:你既然这么讨厌他,那我就把他送给别人了吧?

我狠狠地说:行!马上送走!越快越好!

整个病房里的人都哄笑起来。我心里越发怒气冲天,却还是不晓得为什么生气。这时候,护士来例行检查,她问我:伤口疼么?如果疼得厉害,你就按一下这个——她指着镇痛泵说。说完了,护士转身要离开,我心里动了动,叫住她:请等等。

她回头,弯下腰问我:“嗯?”我清晰地说:请把镇痛泵拔掉吧。护士以为她听错了,继续看着我。我点头说:是的,我不想用了,我不怕痛。护士抬头求助地看了看我妈和先生——她以为我说胡话呢。

先生低头问我:真不要了?会痛的哦!我坚定地说:不要了,宁可疼痛,也不要昏晕。于是护士去叫麻醉医生来,医生有点为难,他说:这个,已经用上了,即使拔掉,也不能再次使用,所以有点浪费……

先生点头,说:明白的,拔了吧。我的手术时间是早上6点,拔掉镇痛泵的时间是上午11点,四个小时后,我觉得伤口并没有疼得更严重,这真好,更好的是——我的脑子逐渐清醒起来。不那么烦躁了。

到了晚饭的时间,大家都去吃

饭了,留下月嫂和我。我转头去看宝宝——他依旧睡在小床上。没有哭,很可爱。小拳头捏得紧紧的放在耳朵边。我忍不住微笑,却忘记了我之前是怎么讨厌他的——还说要把他送给别人。月嫂一开始有点警惕地看着我,后来见到我母爱洋溢,她松了口气,跟我说,你躺好,我抱他来你旁边。

我乖乖躺下,月嫂把宝宝轻轻放在我肘弯里,他软软的,暖暖的,头发贴在额上,呼吸均匀,嘴巴不时抿一抿。我忍不住又掉眼泪了,不过这次我明白了我为什么哭,我因为太爱他了,是感动的眼泪。

过了一阵,吃饭的人都回来了,见我抱着宝宝,个个打趣我:咱家的精神病顺利康复了?我翻白眼,不理他们,只顾看我的宝宝,一瞬间都不愿意把眼光移开。

猪八戒当前的最大烦恼

婴儿在出生后的前三个月,其实是最省事的——只需要喂母乳就成了。母乳是个方便食品:随身携带,容器美观,自动保温,营养丰富,也不会变质。一直到了现在,猪八戒就快要四个月了,必须开始给他添加辅食,我才逐渐意识到,麻烦来到了——

先生买来婴儿米粉,打开袋子以后立刻有极细的粉尘喷出,鼻子里闻到大米特有的香气,这香味跟别的食物不一样,是种笃定的,微甜的,温暖的香。就是小时候放学回家,一进门就能闻到的煮着的米饭的味道。让人期待得很。

我闻了又闻,然后倒了小半碗,加热水调好,这时候的米粉成了米糊,颜色也变得微黄,加上我调得有些稠,勺子舀起来颤颤的,看了很有食欲。

先生一直在旁边看着,这时候,他忍不住提醒我:包装盒上说添加的时候应该由稀到稠,你调得太稠了,猪八戒或许不肯吃的。

我咽了咽口水,点头说:不要紧。

先生疑惑地看着我:怎么不要紧呢?太稠了!

我舀了一大勺米糊放进我自己嘴巴里,含糊地回答他:——因为,这是我自己吃的,所以稠了不要紧。

先生吃惊一下,又有点忿忿,然后他不屑地说我:你是什么样的妈妈哟,真是的!

我嘿嘿地笑,又舀起一大勺,送到他嘴巴边:你尝尝不?真好吃呢。先生马上羞涩地张嘴,吃下去。点头说:唔,是不错,有米香,又不是特别甜腻。

米糊很快吃完了,此时,一直斜躺在沙发上吧吧嘴的猪八戒好像发现问题不对,不高兴地哭了起来。我赶紧重新拿了一个碗,用最快的速度调好半碗稀清的米糊,用勺子喂他吃。

其实么,猪八戒并不是特别喜欢米糊的味道——当然也许只是不适应。可是他还是皱眉努力地吃,一边挥动着小手臂。也许是刚才我跟先生的贪婪行为给猪八戒敲响了警钟——“如果我不吃,就会被这两个胖男女吃掉的。”

猪八戒一定这样想。所以到后来,他都己经饱了,开始恶心了,却还在示意我:要吃!我当然不喂了,耐心跟他说:今天够了,明天再吃吧。

猪八戒很迷茫——明明自己不爱吃的东西,却因为有人抢,所以不得不往肚子里撑着,这真是比被逼追着吃还要惨。

人生的烦恼,正一点一点逐渐到来。

我进了一家色情声讯台暗访 ⑨

社会写真

来到卧室后,先前各交了300元的两名男子也进来了。他们四个人站在四角,将我围在中间。我现在才明白,那两个男子是托儿。他们威逼我掏出身上所有的东西。

就在这时候,挂在腰间的传呼响了,我拿出来,上面显示出天气预报,我随手删除了。一名头发染成黄色的男子好像突然醒悟过来,他一把抢过传呼,看了看后,问:“谁的?”

我装出一副很轻松的神情说:“我姑姑喊我回家吃饭。”

“你是哪里人?”黄头发问,他手指笨拙地翻看着我传呼上的一个个留言。那时候我还会说当地话,我就老老实实地说家在北方,姑姑大学毕业,工作分配在了这里,后来在这里成家了,姑父是工商局长。

站在身后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子讥笑说:“你他妈真会吹牛,我姑父还是克林顿呢。”我说出了这个城市工商局局长名字。我说:“你们不相信,就去打电话问吧。”

他们四个人都不说话了,过了几秒钟,黄胡子说:“你姑父是工商局局长,你还用找工作?”我说:“我刚刚从北方过来,我想依靠自己的能力找到一份工作。我谁也不想依靠。”

小胡子出去了一会儿,然后又进来了,我想着他一定是去外面的电脑查找本市工商局局长的姓名。小胡子进来后就一句话不说,像被冷霜打过的紫茄子。他一定相信了我工商局局长亲戚。后来,小胡子把传呼还给我,他说:“我们也不认识,无冤无仇,也没有拿你一分钱,你快点走吧。”走出小区后,我打的离开了。

在这家报社,跑工商口的记者与工商局局长同名。报社里流传着很多关于他们两个的趣事。没想到,一撮小毛贼被一个名字吓破了胆。

我又找到一家黑中介,这两家黑中介相距上百米。接待我的是一个尖

尖鼻子的女孩子。依然是填写简单的表格,依然是缴纳了200元钱,不同的是,这家黑中介答应在一月内帮我找到工作,如果对推荐的工作不满意,还可以再找,“直到你满意为止。”

他们推荐给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声讯台。以前在北方的时候,我只知道声讯台都是女性,而在南方,时代进步了,声讯台里有了先生,专门勾引寂寞的富豪。

这家声讯台藏身在一幢破旧居民楼的顶层边角,我站立在门口,敲了半天门后,才有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子出来了,他隔着铁栅栏门问我干什么的,我说是来应聘的,并把“介绍信”给了他。眼镜将“介绍信”仔仔细细地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,又问我推荐来的职介所的地址,接待我的女孩子的模样,确认无误后,他才打开了栅栏门,让我进来。

这家声讯台在一套三室两厅的简陋居室里,穿过两道栅栏门后,才能进入声讯台的工作室。我走进每一道栅栏门,眼镜就会在后面关门上锁。

一走进房间,眼镜就关上了房门。我看到每个房间里都摆放着几张桌子,桌子上放着电脑,电脑旁边放着电话,几个女孩子和男孩子埋头在网上聊天,间或发出压抑的笑声。一间卧室里,一个女孩子头发染成了红色,五官粗糙,嘴唇凸起,很像北京猿人。她扭捏作态,嗲声嗲气,把声音捏得又尖又细,像个还没有发育全的小女孩的声音一样,而她的身体早就蓬勃发育。另一间卧室里,一个脸上有着一块大大胎记的女孩子,正在对着电话唱歌:“十年之前,我不认识你,你不属于我……”那声音像夜半哭声一样难听。

眼镜说话的声音很小,他担心会影响那些声讯员的工作。眼镜从客厅里拿出一份《培训资料》,让我先看看。这套《培训资料》是电脑打印出

来的,有十几页,内容包括“怎样拉拢话题?怎样拖延时间?怎样建立感情?”等等好多问题,每个问题的下面又有好多详细的解释。

我看着看着,真是触目惊心,编写这些《培训资料》的人,绝对是骗子中的本·拉登,野鸡中的战斗机。

这些声讯台的电话都是以9开头,事实上,声讯台电话都是以9开头,拨打这样的电话每分钟话费两元钱。声讯员想方设法延长通话时间,就是为了多赚客户的话费。也只有用小灵通和固定电话拨打声讯台电话,他们才有提成,而用手机拨打则没有提成。

眼镜让胎记带着我熟悉业务,他说胎记是我的师傅。按照规定,声讯员要住在这里,没有特别要紧的事情不能出门,他们除了睡觉就是上网和接电话。

在这里,每个声讯员都有自己的绝招,这些绝招就是让对方如何多打电话,如何延长通话时间。胎记的绝招是唱歌,她能够捏着嗓子做出小女孩的声音,唱出几百首流行歌曲。红头发的绝招是叫床,她经常在电话里模仿女人性高潮的声音,声音持续很久,让人浑身不自在。

尤其是夜晚,尤其是夜半,红头发总会一次次地叫床。电话铃声刚刚响起,她接听后,就会娇揉造作地说着想你爱我的话,嘴巴里发出令人销魂的叫声……其实,她的手指放在鼠标上,点击着网络上的游戏。

其实,打给红头发的人,都是一些小男孩。红头发和胎记都教给了我找人的技巧,她们说,现在打声讯台的,一种是小男生,一种是寂寞少妇。而小男生又最容易勾到手。

我问:“这里有什么技巧?”

红头发给我边演示边说,注册一个QQ,把自己的年龄设计成一个十几岁小女孩的年龄,再找一堆漂亮的女孩子照片放在QQ空间里。然后,运用

QQ的搜索功能,找寻0-15岁的同城男孩子,“年龄再大点,就不会相信了。”把写好的一段话粘贴在对方的QQ空间里,等待对方回信。

这些话是:“我是你的同级不同班的同学,你们班有一个女生偷偷地喜欢上了你,让我转告你,你想知道是谁吗?打电话9XXXXXXXXX过来,这是我家的电话。记住啊,不能告诉老师和家长,否则我就不理你了,因为学生不能谈恋爱。”

很多小男孩看到这样的留言,都会感到好奇,就打电话询问,这样就能和对方建立联系。只要小男孩打过一次电话,这些巧舌如簧的女人就会让你打来第二次,第三次……直到交电话费的时候,家长才会发现,这个月高昂的电话费,都是孩子拨打声讯台造成的。

找寻寂寞少妇也是同样的路径,不同的是,除了QQ,还在一些交友网站和征婚网站上寻找。之所以不再找寂寞男人,因为男人们更有判断能力,他们一般不会上这个当的。

红头发的叫床声经常会在夜半响起,每当她发出那种让人毛孔发紧的声音,我就知道又有生意来了。

有一天凌晨,我去卫生间,隔着房门听到了红头发发出叫床声,我没有在意,这种声音已经司空见惯,如果哪一天没有听到这种声音,反而让人不安。

我回到房间里,躺在床上,叫床声依然顽强不息地钻进门缝,接着,声音停息了。我想,红头发应该打完电话了吧。可是没过一分钟,更大的叫床声响了起来,中间还夹杂着一个人的喘息声,床板也开始咯吱咯吱地响起来。

我突然明白了,红头发这次不是虚拟演习,而是实弹射击。红头发与眼镜“实弹射击”后的第三天,发生了一件轰动性的事件。



夏小嫫 著
南方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该书讲述了一位年轻妈妈抚育宝宝成长的心路历程。作者从得知自己怀孕的那一天起,就开始期待宝宝的来临,在还是准妈妈时便给宝宝起名为“猪八戒”,以期他能聪明伶俐。在经历了终生难忘的痛苦分娩之后,小家伙终于降临了,作者也开始对宝宝进行无微不至的细心照料,养育宝宝的辛劳和烦恼,在作者那里反而变成了乐事,并乐在其中,乐此不疲。

上期回顾

预产期是2005年9月8日,但孩子却是在9月11日出生,真不是个好彩头。而且在生孩子时,胎位发生变化,只能剖腹产,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。



李玄博 著
云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一名北方县城的公务员辞职后,独自来到大城市打拼,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做了一名记者,开始从事记者职业中最危险的工作——暗访。在暗访中,经历了种种惊心动魄的事件,一次次死里逃生。在励志故事的叙述中,穿插了大量的暗访故事,揭示了大量不为人知的事情真相、行业潜规则、种种让人防不胜防的骗术,描摹了底层社会众生相。

上期回顾

我向报社报了采访黑工厂的选题,报社说采访黑工厂不如采访黑中介,因为这些工厂都是经过这些中介招工的。于是我前去找黑中介暗访。